穀梁禮證

穀梁禮證卷一

嶺南遺書

番禺 侯康 君謨撰

傳讓桓正乎曰不正注隱長桓幼

證曰公羊于立適之外別有立子以貴之法蓋以左右媵及適姪娣及左右媵姪娣分貴賤也左氏義則云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是除立適之外概立長不復問母貴賤矣隱桓之母穀梁無文據左傳隱公聲子子桓公仲子子禮諸侯不得再娶仲子雖有手文之瑞不得爲夫人則隱桓俱非適祇當分長幼不必分貴賤此注所云事與義皆據左氏也若公羊

謂桓母右媵貴當立非穀梁義也

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注妾不得體君故以子爲氏

證曰宋書臧燾傳載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燾議曰前漢孝文孝昭太后竝繫子爲號又云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此則母以子氏之例也臧燾此議引仲子事用左氏公羊說以爲桓母而此數語則穀梁義故顧氏日知錄亦謂惠公仲子猶晉簡文帝母鄭氏之稱簡文宣太后又惠氏春秋說云易象陰繫于陽春秋母繫于子故母以子氏其名正矣鼎之爻辭曰得妾以其子无咎此之謂也注稱妾不得體君儀禮喪服傳文

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徐邈亦注穀梁者據此文是宰咺歸賵未嘗失禮蓋仲子爲孝公妾則不可賵爲惠公母則可賵穀梁之例雖妾母不得偁夫人而君母與衆妾究當有辨以儀禮喪服篇準之庶子不爲君則爲母無服但練冠麻麻衣縓緣庶子爲君則爲其母緦是禮不同也故徐邈謂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非如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偁夫人也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之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此解當即徐邈義

乘馬曰賵

證曰禮記少儀賵馬入廟門雜記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于中庭是賵用馬也賵亦兼用車何邵公以無車者爲周制有車者爲春秋制此是公羊禮例穀梁當不爾雜記疏云禮記陳乘黃大路則周制有車穀梁直云乘馬曰賵無車者文不備也至馬必以乘者楊士勛疏云士喪禮賵用兩馬此用乘馬者禮大夫以上皆乘四馬按此本公羊注而五經異義引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禮王度記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

是何氏注公羊反不從公羊說而從毛詩說豈以義固有未安與說苑修文篇說駟馬之數云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劉向習穀梁者則此或穀梁說與易孟京春秋公羊禮王度記同也然自何邵公鄭康成兩大儒皆謂天子乘四馬後儒多因之穀梁禮旣無顯證故楊疏亦祇從常解矣

衣衾曰襚

證曰禮記雜記襚者執冕服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于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于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𤣥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據此是諸侯相襚

有冕服爵弁皮弁朝服玄端五等而說苑修文篇說襚衣之數云天子文繡衣各一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視雜記所云殊簡略以事理推之襲衣小斂大斂衣皆禮服畢具不應襚衣獨文繡一襲雜記似爲近之至雜記又云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襚得有後路者雜記疏謂散而言之車馬亦曰襚是也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證曰公羊亦云譏始不親迎是二傳義同也五經異義引禮戴說天子親迎春秋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理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上卿臨之許君從左氏義鄭駮則

從禮戴及公羊傳說按齊風著詩刺不親迎毛傳以三章爲人君禮然則天子當親迎與否毛義未知云何至諸侯不親迎則毛以爲譏不得如左氏說有故得使上大夫矣韓奕詩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亦諸侯親迎之明文說苑修文篇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二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傳母之敎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

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按此言諸侯親迎禮最詳足補昏禮之闕劉向習穀梁此或穀梁逸典與餘義詳

桓八年

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注夫名者所以相別爾居人之大在民之上故無所名

證曰稱天子爲大上者荀子君子篇莫敢犯大上之禁注大讀爲太太太上至尊之號是也但楊倞讀大爲太范氏則讀如字攷左傳襄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禮記曲禮太上貴德二大字皆讀作泰而訓爲帝皇之世此傳解作天子似當與彼處有別則范讀是也

經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注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證曰楊疏謂譏世卿穀梁無傳惟據公羊故云疑也按異義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是穀梁之譏世卿固有明文特非見于傳耳

傳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

證曰白虎通爵號篇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偁王者謂偁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踐阼爲主南面朝臣下偁王以發號令也惠氏士奇春秋說曰天子

諒陰三年不言王言謂之命諒陰不言焉得爵命大夫然則未畢喪統指三年以內注謂喪在殯者據此時事言之實則既葬仍不得謂之畢喪也左傳云王未葬亦是此義非謂既葬即可爵大夫也杜氏因以附會其既葬除喪之說謬已眾著故不復論

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

證曰御覽禮儀部引春秋說題辭曰知生則賻知死則賵鄭君注少儀賵馬入廟門云以其主于死者注賻馬不入廟門云以其主于生人小爾雅廣名饋死者謂之賵皆與此傳同而荀子大略篇賻賵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說苑修文篇云知生者賻賵知死者贈襚贈襚所以送死也賻賵所以佐生也又似賵非歸死者

之名白虎通引弔辭曰知生則賻其文本既夕記抱經堂本于賻字下增賵字竊未敢從故不錄攷

既夕禮兄弟賵奠可也注賵奠于死生兩施公羊隱元
年注知生者賵賻知死者贈襚據徐彥疏及穀梁隱元
年疏所引則贈襚本作賵襚賵訛爲贈正如襄二十九年左傳釋文賵一本作贈
是何亦以賵兼生死與鄭義合荀子說苑專屬之佐生
穀梁專屬之歸死各明一義實非有違但以訓詁求之
春秋說題辭廣雅服子愼何邵公皆訓賵爲覆當是覆
被亡人之意本左傳疏屬之死者假名尤當矣

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證曰禮記少儀臣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于有
司是臣歸君賻之禮也求賻之非公穀無異說左氏雖

于此年無譏而于家父求車毛伯求金兩言非禮則義可通于此矣乃惠氏士奇據周官士訓詔地求謂王者於諸侯本有求之之道似因一字巧合從而爲之辭未可遽易古義也

傳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注雍曰正謂嫡長也詒曰此與公羊立適以長不以賢同義何氏膏肓云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白虎通云曾子問立適以長不以賢何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此二傳之義可相通者至公羊謂立子以貴不以長非穀梁義穀梁于庶子不分貴賤則立子亦以長此注嫡長二字當對文長謂庶長嫡

子固是正無嫡而庶長當立亦是正此卽左氏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之說年鈞以德似與此傳不與賢相反然唯無適可立又無長可立而後出此則有嫡長者與正不與賢明矣何氏膏肓云君之所賢人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君箴之曰立適固以長矣無適而立子固以貴矣若長鈞貴鈞何以別之年鈞則會羣臣羣吏萬民而詢之有司以序進而問大衆之口非君所能掩是王不得立愛之法也按此說足申左氏而仍參用公羊立子以貴之說則義終窒礙蓋擇賢之法必施于長鈞貴鈞兼者也左傳第云年鈞以德而文承王后無適之下則皆是庶子其貴鈞矣而長鈞貴鈞兼者必庶子不分貴賤者

也今立子以貴則是不同母者長鈞而貴必不鈞同母者貴鈞而長必不鈞立子以貴不以長爲異母者言若同母自仍以長何注于雙生子亦分先後其意可知斷無擇賢一法此公羊之義有不可强合于左氏者鄭君欲會通爲一誠不必也就二義相衡公羊較密但穀梁似同左氏不同公羊

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

證曰公羊傳注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按何休謂妾母得爲夫人此公羊義非穀梁義也其謂特廟而祭則與穀梁同宋書禮志四載虞龢議孝武昭太后祔廟之禮云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

而公子主其祀晉書簡文宣鄭太后傳宋書臧燾傳載徐邈臧燾議宣太后不宜配食元帝亦引考仲子之宮爲證乃宋儒陳氏傅良謂古有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于女君仲子之宮別廟非禮按陳氏所引喪服小記文泛指妾母非指庶子爲君者之母不得相雜且即使指庶子爲君者之母而子在則立廟以祭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本淩曙公羊禮說于義自可兼通妾祖姑無廟而得祔之者雜記上疏引庾蔚之謂爲增祭之是也

於子祭於孫止

證曰公羊傳注亦有妾廟子死則廢之文是二傳義同

粵雅堂校刊

也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以其非正春秋傳曰于子祭于孫止漢書韋玄成傳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于寢身沒而已又匡衡告謝毀廟曰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公子爲後即此傳之庶子爲君儀禮喪服傳所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李尙解作大其所生母爲大宗之後非）是皆用穀梁說宋書禮志四孝武帝孝建元年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宋文帝生母胡婕妤追尊章皇太后）江夏王義恭以爲穀梁于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此却不用穀梁說蓋後世妾母追尊雖別立廟無別于祭之人已不盡合穀梁公子主祭

之義義恭因之遂謂事異前志并欲不毀則失禮之中
又失禮焉穀梁所不與也

經初獻六羽注羽翟羽舞者所執

證曰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何氏公羊注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毛詩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鄭君無駁而簡兮詩箋復不易毛傳翟羽也之文則同許無疑

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

證曰公羊傳與此同註法八風六律四時白虎通天子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

風六律四時也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獨斷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皆同公穀義蓋今文家言左傳及馬融論語注蔡邕月令章句俱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古文家言御覽卷五百七十四引禮記云天子宮懸四面舞行八佾諸侯軒懸三面舞行六佾大夫判懸二面舞行四佾士特懸一面舞行二佾今記無其文未知出何書獨斷月令章句同出中郎而博采古今文蓋義可兼通無容專執也據

白虎通文則大夫以下無舞佾

注八人爲列又有八列八八六十四人

證曰白虎通公羊左傳二注皆以每佾人數如佾數穀梁傳未有明文注但舉八佾之數不舉六佾四佾而首以八人爲列一語統之則似謂凡佾皆八人馬融注論語亦如是皇邢二疏仍用何杜之說似非馬義宋書樂志一載太常傅隆說曰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常以爲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爲例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滅其二列耳預以爲一列又滅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又

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末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大半非唯八音不具于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按傅氏此辯極詳明且可知范注上本服虔不可易也孔穎達申杜義謂女樂二八非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按王逸楚辭章句云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也韋昭晉語注云八人爲列備八音也則舊解皆以二八爲二佾王逸引事微誤而解則不謬若謂二佾非諸侯

禮不宜貽晉者則歌鐘二肆亦是卿大夫之判縣也

注不言六佾者言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外事獨奏文樂

證曰此全用何氏公羊注文凡舞執干戚者武舞也小則執干戈執羽籥者文舞也佾則文武之舞皆有之故言佾則干舞亦在內無以見其獨爲文舞此釋經不言六佾而言六羽之義也若然祭統言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大武者武舞大夏者文舞似八佾專用之文舞者彼注云文武之舞皆八佾互言之耳

又曰唐會要卷三十二載韋萬石奏曰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夏大韶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

是古之武舞儒先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誅得天下則先奏武舞據此是大濩者武舞也而周禮舞大濩以享先妣與此注不合竊疑此注固未當也韋萬石所引儒先之說出五經通義見藝文類聚又白虎通亦有此說而文殘闕不完抱經堂本補足之其論最精周家以武得天下故舞樂重武而輕文明堂位祭統皆先言舞大武後言舞大夏且舞大武用冕服舞大夏用皮弁尤重武輕文之明徵周先妣姜嫄感神靈而生后稷爲王業所由基自宜用其所重若仲子妾毋耳禮可從殺故獨用其所輕非以婦人無外事也如注言則姜嫄與仲子同是婦人不應文武異制矣

伐不踰時戰不逐奔

證曰白虎通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爲怨望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荀子議兵篇王者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鹽鐵論執務篇古者行役不踰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固已還矣又繇役篇古者無過年之繇無踰時之役皆伐不踰時之義也司馬灋仁本篇古者逐奔不過百里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又天子之義篇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不遠則難

粵雅堂校刊

誘不及則難陷皆戰不逐奔之義也

經叔姬歸于紀注叔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于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媵之爲言送也從也不與嫡俱行非禮也

證曰左氏公羊注皆同以爲待年而不言非禮白虎通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是公羊家說媵得待年故何注無貶辭此注譏其非禮于穀梁無文恐是范氏禮例耳非必穀梁義待年之說當從白虎通若然江有汜箋云江水大汜水小然而並流似嫡媵宜俱行又云江水流而渚留是嫡與己異心使己獨留不行彼以不俱行爲嫡罪者彼媵

年已及期而嫡妒忌不與偕故其後也悔若年幼而待

年間無嫌也

邴者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注諸侯有大功盛德於王室者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供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愼曰若令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國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證曰此五經異義所引左氏說而許君從之者也異義別引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此許所不從鄭君無駁意亦同許孔氏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于

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觀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按此論足申許說而公羊注云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蒸陰破許君之疑何據泰山下湯沐之邑故祇云東方二州若朝宿之邑共千八百國亦不過方八十四里有奇然王制言視元士而元士受地又視附庸則非方二里之邑明甚據王制朝宿之邑亦名湯沐者左傳疏云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狩主爲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疏又云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

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按此論受邑之制尤詳因備錄焉衞康叔以懿親而兼懿德故亦受賜如魯鄭矣

誥誓不及五帝

證曰僞古文大禹謨有禹誓師事彼疏云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楊士勛此疏亦引大禹謨文而釋之曰舜是五帝之末命禹徂征是禹之事故云不及五帝按此二疏皆不知大禹謨之僞從而爲之辭者也孔氏并詆穀梁妄言尤謬司馬灋天

子之義篇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于夏商周皆言誓于虞獨言戒是卽誥誓不及五帝之明證或據墨子兼愛下篇云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卽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偁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是僞古文寶本墨子然墨子非記事之書容可以後世名偁加之前代若史宜紀實不得漫云誓也班固典引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正用穀梁文

盟詛不及三王

證曰釋此傳者皆以周禮司盟覲禮祀方明爲疑楊疏云周公制盟載之法者謂方岳及有疑會同始爲之耳不如春秋之世屢盟故云不及三王也秦氏蕙田云古者諸侯盟禮皆因朝覲天子而後脩之以獎王室睦鄰好春秋之世諸侯不尊天子而假此禮以行之故荀卿穀梁子有盟詛不及三王之論非古無是禮也其說皆極有義惠氏禮說謂秋官之盟方帝用之覲禮六宗周祀方明一也以六宗爲方明恐非定論不敢從然竊謂二書與穀梁本未嘗相違也周禮儀禮皆周公所定二書雖爲太平制作而周公已逆知人心不古必漸有疑貳因制爲盟詛以示要約其時已在文武後此亦不及三王之明徵何反以爲難乎檀弓周人作會而

氏始疑注會謂盟也淮南子氾論訓殷人誓周人盟鄭注似本此疏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蓋亦以周人作盟則不得云不及三王因謂其不專用盟詛以釋不及之義可謂曲費調停不知此亦據周公制禮後言之與文武無涉也至水經河水注云周武王與八百諸侯咸同此盟尚書所謂不謀同辭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按此說殊附會孟盟古多通用孟豬亦作盟豬豈又因同盟得名耶公羊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亦指三王時

交質子不及二伯

證曰尚書大禹謨疏云穀梁傳交質不及二伯左傳平

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按五帝三王皆天子則諸侯盟詛不及當統天下言二伯僅諸侯則交質不及宜獨据其身不得以周鄭相難也荀子大略篇亦有穀梁此三語二伯作五伯當謂夏昆吾商豕彭大韋周齊桓晉文若據春秋時五伯則楚莊王伐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不得云不及矣

傳南氏姓也季字也注南季天子之上大夫氏以爲姓也疏曰氏以爲姓三代以下盡然春秋時似未聞也南季當是以姓爲氏非以氏爲姓通志氏族略有以姓爲氏一條所引證諸人在春秋時者有姚句耳子鉏商雖無以必其出自虞舜殷湯然要爲特之有故又漢藝文志

儒家類有芊子十八篇七十子以後人此以芊姓爲氏也潛夫論志氏姓篇謂晉祁奚爲黃帝子十二姓祁姓之後此以祁姓爲氏也鄭君駁異義云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司馬貞釋之謂五帝本紀云禹姓姒氏契姓子氏棄姓姬氏夫舉姓而下配以氏字可知古人姓氏容有合而爲一者然則南氏姓猶云姓南氏耳古人名字上皆繫氏不繫姓南雖本是姓而其後旣爲氏則下可繫字曰南季矣或曰古人氏族謂之庶姓禮記大傳其庶姓別于上注云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疏云庶姓衆姓也則氏族之謂也據此是氏亦可偁姓氏姓猶氏族二字祇同一義似亦可備一說也大傳疏文

云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然則姓可偁氏氏亦可偁姓

傳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寗所未詳

證曰此范據五經異義文也異義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從周禮說鄭君無駁意亦同許然據此知公羊與穀梁合而何邵公注天王使凡伯來聘云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當北面偁臣受之于太廟則亦不從公羊說何注與周

禮又徵異蓋周禮以下聘是常典何注以下聘爲異數蓋義有未安雖專家不能墨守也秦氏蕙田云穀梁說于禮無據范氏證其非可謂不易之論矣特以時聘殷頫爲天子下聘于諸侯則非蓋周官之間問即天子下聘之事對文則大曰聘小曰問散文言之則問即聘也時聘殷頫自是諸侯聘于天子不容混而一也按此條疏剔尤細第范意當亦以間問爲下聘非以時聘殷頫爲下聘連引禮文語偶未晰耳

又曰後人主穀梁之說者若胡氏安國云隱公即位九年于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

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按傳泛言聘諸侯非正不專斥聘隱則胡說非也又萬氏斯大云穀梁傳曰聘諸侯非正其言良是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不曰聘而曰問尊卑之别也東遷王室既卑害禮傷尊聘問下同列國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衰按傳先釋聘爲問而後言其非正則非無聘有問可知萬說亦非也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證曰諸侯相朝之期周禮大行人以爲世相朝襄二年左傳亦云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與周禮合然周禮第舉其大者言之此外仍有五年一朝之法昭三年左傳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王制注謂此晉文霸時所制然魯語曹劌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曹劌在晉文前且倘為先王制則非始自晉文又文十五年曹伯來朝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鄭君疑是夏殷禮意春秋之初大國有援此禮以徵朝于小國者及晉文刱霸以往來太數因復周禮五年之舊而子太叔遂專屬之文襄耳曹伯朝魯在晉文後而猶五年再朝者彼疏謂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是也至成十二年左傳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不言朝期而第云間于天子之事蓋周公制禮雖定為世朝及五年一朝而或王事靡盬則可俟他年具見古人懷柔至意此傳云大子無事諸侯相朝

卽成十二年左傳之說其實朝期仍當有定也但穀梁朝期十傳無徵故秖據他經傳釋之當亦不相遠耳

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注諸侯無專立之道必受國於王

證曰禮記王制諸侯世子世國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詩無衣傳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成爲君白虎通爵號篇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是皆謂諸侯襲位當受國于王也

子既死父不忍偁其名臣既死君不忍偁其名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偁名左氏穀梁說既沒偁字而不言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偁其字許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偁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是實死未葬以前也玆玉藻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偁謚若字此蓋因人君不忍偁名故士亦以謚若字爲偁是亦穀梁說之一證也

穀梁禮證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番禺侯康君謨撰

傳孔氏父字謚也注孔父有死難之勳故其君以字爲謚

證曰隱八年左傳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杜注從字字句絕哀十六年左傳疏引鄭康成讀則從謚字句絕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細審傳文及禮注似展卽無駭字杜預謂無駭公子展孫未知所本如其說則展是名非字且是王父之名傳當顯言之今但云公命以字爲展氏則是無駭字可知無駭字展卽謚展因以爲族不然羽父請謚與族曷爲但賜族乎

此字諡之一證也禮記檀弓上魯哀公誄孔某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哀十六年左傳疏駁鄭注謂禮記惟說誄辭不言作諡然誄之訓諡見于說文何休注引春秋公羊說讀誄制諡于南郊論衡道虛篇誄生時所行爲之諡是誄必有諡甚明孔子固以字爲諡者也唯以字爲諡故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後魏孝文太和十六年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皆不敢舍尼爲諡此字諡之又一證也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古人訓諡字與號同義殷制生有名死則以其字爲號若湯名履沒號帝乙文王之父名歷沒號公季凡商之諸王以

甲乙丙丁稱者皆其字也措之廟立之主而配帝言之

卽其謚周人始有大名細名之禮然亦唯天子得司之

若侯國卿大夫旣卑不得請謚于王其君又未敢自爲

論定則仍殷之舊以字易名而已故衆仲曰諸侯以字

爲謚謂諸侯賜其臣謚之禮也春秋以來列國踰制卿

大夫亦以行制謚唯宋大夫孔父字謚哀公誄先聖以

先聖每自稱殷人故仍以宋謚孔父之法謚之響放列

國之臣見于左傳者唯宋卿無謚世本敘大夫世系皆

云某子某生某子某獨宋則言某父悉以字謚者也足

徵宋君雖請謚于周而于其國中自秉殷禮按此說甚

搠而確蓋此正是殷尙質處然則孔父字謚亦沿宋國

舊章范氏謂因有死難之動恐未必然傳文氏字當依

段氏玉裁說以爲衍文

冕而親迎

證曰儀禮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注主人壻也壻爲婦

主爵弁而纁裳乎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

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然則冕而親迎天

子諸侯大夫統此矣但冕服之差等賈孔二疏不同郊

特牲乎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

而可以不致敬乎疏云士昏以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

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乎故總佛乎冕也袞

公問疏亦云冕而親迎天子則袞冕諸侯以下各用助

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于世若其所欲改陰書于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按公羊喜于緯故中多緯書說不如穀梁爲時王正禮左傳爾雅太平御覽引韓詩內傳皆四時田但偁名與穀梁異耳隱五年左傳疏云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盧氏文弨校本擇下有去字以本段下文觀之作擇去者是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總名爲

田何為田除害也攷白虎通多公羊家言而此獨從穀梁以其義本勝耳周易解二月卦曰田獲三狐巽七月八月卦曰田獲三品屯十一月十二月卦曰卽鹿无虞此著三時田也師比皆四月卦曰田有禽曰王用三驅此著苗田也文王作爻辭當用殷禮而夏亦有田知此制殷周同矣田苗蒐狩之名義宜從白虎通蓋彼旣述穀梁則所傳者或穀梁師說而隱五年左傳疏譏之謂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孕何云蒐索取肥不知班固以擇訓苗非以懷任訓苗苗之為擇猶關雎傳訓芼為擇說苑修文篇苗者毛取之何氏公羊注苗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妊者彼雖以苗屬春與

穀梁不同而解苗字義則同至蒐之爲索亦是常訓杜預注左郭璞注雅因傳文言春蒐故謂索取不任此傳言秋蒐故謂蒐索取肥皆因時立義又安見秋獸之必盡肥乎范注舍小取大與班固略同公羊注亦云蒐簡擇也簡擇幼穉取其大者惟以苗爲爲苗除害則本杜預郭璞若鄭康成孫炎解苗謂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此又別一義

又曰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此夏獮二字當從凌氏曙以爲衍文不然何不依四時爲序而序于冬狩之下且徧稽經傳夏不名獮此明是淺人不曉公羊無夏田之例

而妄加之又因苗已屬春遂妄以獮屬夏而不知於經義皆不合孔氏廣森據此謂公羊師說亦有四時田非也又說苑修文篇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苗者奈何曰苗者毛也取之不圍澤不揜羣取禽不麛卵不殺孕重者春蒐者不殺小麛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按此文先言四時之田而後言夏不田殊相乖錯盧氏羣書拾補據孫志祖校云此所引傳

乃公羊桓四年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之文也下文蒐在苗後又云夏不田是用公羊之說後人誤據周禮左傳以改此文不知其前後反成差互矣春蒐者春字誤當作秋今攷孫盧說是也說苑解苗字用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三語是以苗屬春不屬夏之明證且全文亦祇釋苗蒐狩三名而不及獮後乃申以夏不田一段此純用公羊說也劉向習治公羊見六藝論後乃治穀梁故著書不專主一家要知繁露說苑此兩條皆公羊家言而爲淺人臆改反有類穀梁愚懼後人不察或引之以解穀梁則適爲攻穀梁者所借口故豫爲辯之如此焉

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證曰秦氏蕙田云四時用三卽夏不田之說傳意謂有此禮而不常用也可與月令孟夏毋大獵相發明按傳言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則夏田豈不常用者哉用三卽指乾豆三事周易王用三驅馬融注三驅者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君庖穀梁之用三猶周易之用三驅與王制歲三田之文相似而實不同鄭君釋癈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一曰乾豆之等此以解王制似未盡合王制注三田者夏不田則非謂乾豆之等也故孔疏謂釋癈疾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王制注爲正而以解穀梁則甚合月令孟夏驅獸毋害五穀毋

大田獵既曰驅獸非田而何周禮大司馬注夏田主用車示取物希所謂毋大田獵者蓋如此未可附會夏不田之說也唯秦氏謂四時之田有詳略之別此論甚善周語蒐于農隙獮于既烝狩于畢時獨不言夏蓋因其禮略之故不容執此一語盡疑穀梁及周禮左傳爾雅矣

經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宰官也渠氏也天子下大夫老故偁字

證曰公羊注意與此同白虎通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于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孫氏志祖云案舜典帝之命官于伯

夷獨曰俞咎伯而不名注疏皆無解疑白虎通所云乃古書說相傳如此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其不言邾咸邱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證曰六韜有火戰一篇是其時已有火攻然據篇中武王太公問答則秪防敵人之燔吾軍而非已欲燔敵人之軍可見王師所不用也至孫子火攻篇則云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其下論用火之道尤詳蓋居然以此制勝此衰世之法非王者之兵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證曰楊疏謂烝合在夏之十月故何休云祭必于夏之

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是也今正月爲之違月隔年故傳曰春興之志不時也按如此解不時于義自可通蓋晏子春秋董子繁露鄭君王制注皆謂祭以孟月與何邵公合則此烝在夏之仲月誠爲不時然穀梁之義似不盡于此也穀梁之義以時祭當用周正不用夏正何者若用夏正則此年之烝在夏時猶是冬不過差一月耳其爲不時小而傳已有譏下十四年秋八月乙亥嘗則是夏正之六月其爲不時大而傳反無文是穀梁義以周八月可嘗而周正月不可烝時祭用周正明矣

據上四年公狩于郎注則時田亦同

又曰晏子董子鄭康成何邵公皆以爲時祭在孟月服

虔以爲在仲月南師以爲得祭天者祭宗廟用仲月不得祭天者用孟月見王制疏杜預又分爲上下限以孟月中氣爲上限仲月初氣爲下限至仲月中氣乃過限而不時諸說紛紜如此穀梁未知云何但謂穀梁時祭主夏正則此傳僅可通于孟月之說謂其主周正則兼可通于仲月之說也

經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注春秋左氏說曰王者至尊無敵無親迎之禮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偁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鄭君釋之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矣天子雖尊其于后猶夫婦夫婦胖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此哉禮記哀

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焉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

證曰此駁五經異義文也文王爲諸侯世子而得證天子禮者其說已具楊疏故白虎通云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亦以此詩證天子親迎矣左傳桓八年疏又譏鄭注禮以先聖爲周公駁異義以爲天子二三其德哀公問疏則謂事合兩義故彼此各舉一邊是左疏所糾亦不足疑也周氏

柄中云天子親迎禮無明文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天子不親迎可知諸侯即位而娶無父命有王命則親迎宜也若天子則眞無命之者也按元儒敖氏繼公已有無父命則不親迎之說爲盛世佐所譏緣其立此論者蓋因士昏禮記子無父一段與不親迎一段文勢相連遂疑不親迎之禮即爲宗子無父者設耳不知二事文雖相承義實不屬觀賈疏自明不得引爲天子不親迎之證也漢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平帝時詔光祿大夫劉歆雜定昏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亦不上及天子

議皆用左氏說而參校經典終以鄭駁爲長但其禮亦
有可變通者何邵公桓八年注言當親迎襄十五年注
又言禮迎王后當使三公彼疏云蓋謂有故之時疏所載當以此解爲定然則天子卽不親迎亦未爲不可但鄭駁言正
禮不言變禮耳

經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注禮有九錫一曰輿馬二曰衣
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
曰斧鉞九曰秬鬯皆所以褒德賞功也德有厚薄功有輕
重故命有多少

證曰范氏引九錫以解經則意謂此卽九錫中事九錫
與九命先鄭合爲一後鄭分爲二說詳曲禮上疏楊氏

釋范氏此注謂亦以九錫與九命異其說良然楊又謂九錫亦是賜命之類故引之則似謂范意不以錫命當九錫而第牽連引之者殆非也楊氏此說蓋因曲禮疏中鄭義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錫今晉未爲牧伯不應受九錫耳然此在鄭注無明文而早麓詩疏云禮緯含文嘉上列九賜之差下云四方所瞻侯子所望宋均注云九賜者乃四方所共見公侯伯子男所希望由此言之七命皆得賜按禮緯既兼言侯子則非獨七命得賜卽五命亦得賜王制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又統承有加則賜之下則此皆謂賜衣賜衣雖

不在命服之列而仍視其本國命數爲差故云不過此卽七命五命皆得有加賜之明徵孔穎達解有加則賜引雜記襃衣以釋之攷雜記上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注冕服者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襃衣亦始命爲諸侯及朝覲見加賜之衣也襃猶進也是諸侯皆有襃衣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一同衣服是也按上衮字當作襃不然文義不可解襃衣視冕服稍尊故諸侯相襚不以襃衣而以冕服然不必在衮冕之上卽未受衮冕之侯伯子男俱有之雜記疏疑襃衣是冕服之最上者葢泥于牧伯始得加賜之說也白虎通又引覲禮天子賜侯氏車服路先設路下四亞之及采菽詩路車乘馬予衮及黼以明車

馬衣服之賜則更舉尋常冕服皆歸之九錫不獨衮衣矣竊疑九錫中惟弓矢斧鉞秬鬯等爲異數其餘祇是常典凡經傳言錫命者皆九錫中事功德極隆者全錫之其餘原不必全錫故范云德有厚薄功有輕重故命有多少白虎通引禮說九錫皆隨其德可行而賜亦不必全錫之意曲禮疏謂牧伯始加九錫者徒見諸書言賜弓矢斧鉞秬鬯者皆是牧伯不知此固九錫之至尊者耳若車馬衣服等賜則不必牧伯也

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注賞人于朝與士共之當名而錫也周禮大宗伯職曰王命諸侯則儐之是來

受命

證曰詩彤弓瞻彼洛矣采菽韓奕皆言錫命諸侯之事而其詩云我有嘉賓君子至止君子來朝韓侯入覲則皆是往受命非來錫命也就諸詩所云錫命其事亦殊瞻彼洛矣則因諸侯初立來朝故鄭箋云此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白虎通云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何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赩謂世子始行也采菽詩則是尋常朝覲而復有錫予儀禮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卽詩路車乘馬玄袞及黼者也彤弓韓奕則因有勳德而或錫以弓矢或命爲侯伯倘

晉文侯之命正兼此二事而平王有歸視爾師父往哉之言則亦文侯往受之于周也在春秋時王使召伯來錫文公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惠公命王使太宰文公內史興賜晉文公命見周語則初即位禮也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爲侯伯則命侯伯禮也其因朝而錫命者蔑有聞焉天子使召伯來賜成公命王使劉定公賜齊靈公命則文于三者皆無當蓋春秋時不行受命之禮而惟天子之所遣使故靡有定期穀梁于此年及文公元年成公八年皆發傳言非正也其論甚偉若左氏則于諸來錫命者皆無

譏辭何邠公文元年注云古者三載攷績三攷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亦第譏其錫命之早不譏其來錫之非皆不如穀梁義正大無衣詩疏謂王賜諸侯命有名而賜之者有遣使賜之者穀梁之言非禮意豈不外哉瞻彼洛矣詩疏又謂諸侯踰年即位天子遣使就國賜之命圭如文元年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者是其正若不得命則除喪自見天子按此說亦祇可施于左氏不可施于穀梁蓋穀梁之義諸侯必親往受命而未除喪無朝天子之禮即無踰年錫命之禮曲禮既葬見天子曰類見疏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狩至竟故得見也故當以白虎通及瞻彼洛矣箋所云為得穀梁義

也至白虎通又謂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此義未知于穀梁云何無文以證

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反矣

證曰白虎通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正也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按此條未見許氏所從亦未見鄭駁何邵公謂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本公羊說也杜元凱注引昭七年王

追命衛襄爲比近人孔廣林亦謂在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于禮無乖當從左氏然二圉受命雖見竹書紀年而無以決其爲生前爲死後追命之說出自杜注彼疏云今王追命襄公而云不忘二圉知其亦是受殷王追命此杜以意言耳二圉之追命無文也然則此特會意之詞其實二圉或生時錫命今引以爲言于義亦得又攷王制疏引七年左傳舊注謂高圉亞圉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又引馬融說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據此二文是不忘二圉者因上文言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故不敢忘先王耳非以其曾受追命之典也外傳言報高圉不言報亞圉馬融及舊注兼言之或別有所本

廣雅堂校刊

傳以是爲尸女也注尸主也主爲女往而以觀社爲辭

證曰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墨子曰燕有祖齊有社宋有桑林楚有雲夢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蓋燕祖齊社國之男女皆聚族往觀與楚宋之雲夢桑林同爲一時之盛猶鄭之三月上巳士與女合會于溱洧之瀕觀社者志不在社也志在女而已穀梁以爲尸女信哉故曹劌謂之不法以此此杜預注非按杜據襄二十四年左傳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以注此經韋昭孔晁國語注竝同與墨子之文未嘗相背蓋男女所以屬觀于社者因其蒐軍實而莊公觀之則意不在軍實而在女子故曰尸女此二義之可相兼者惠氏本墨子以釋穀梁精確不

易而杜注亦無容非也

經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　傳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注夫人者正嫡之偁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元缺）明矣

證曰五經異義引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偁夫人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正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君從公羊左氏義鄭君駮云禮喪服

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妾子立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則鄭從穀梁義范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者出儀禮喪服緦麻章傳曰何以緦也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范云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出禮記服問篇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彼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貶鄭以小君不在則庶子王僅得爲母服緦小君在則爲母無服曾子問所謂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也若服

小君之服失禮彌甚故云益不可古人嚴嫡庶之辨如
此惟穀梁深得禮意公羊左氏皆不及故鄭駮異義從
之但鄭又謂僖公妾母得爲夫人者緣莊公夫人哀姜
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則又爲變通之法揆之穀
梁並無其說
又曰通典載晉孝武帝追尊生母李氏爲皇太妃徐邈
與范甯書訪其事甯答謂子不得以爵命母又曰禮有
君之母非夫人者以此推之王者之母亦何必皆后乎
所謂尊母非使極尊號也竝后匹嫡譏存春秋謂宜備
皇太夫人下皇后一等位比三公此君母之極號也備
夫人則先后之臣也加皇太則至尊之母也公羊傳母

以子貴當以此義爲允按范武子深明穀梁故能援正典以定大事如此惜當時不能用至范引公羊母以子貴則欲爲兩家調人宋庾蔚之云公羊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適子則妾子爲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子貴豈謂可得與適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徐邈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此二說皆欲以公穀貫通爲一與范意同但據五經異義則母以子貴實當如何休注妾母得爲夫人之說不可強合于穀梁耳

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注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皆以旱也故得雨則喜以月爲正也不得雨則書旱明旱災成

證曰雩祭有二左傳龍見而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常雩也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稱人旱暵共其雩斂此旱雩也穀梁之義以春秋常雩不書旱雩乃書此傳云雩月正也成七年傳云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定元年傳云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今以其例求之經春秋書八月雩者四僖廿一年襄二十八年昭三年二十四年是也書九月雩者七僖十三年襄八年十七年昭六年十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此皆雩月得禮之正者也書秋雩者七此年及成三年襄五年十六年昭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冬雩者一成七年是也此皆雩時不得

禮之正者也書七月雩者二昭二十五年上辛大雩季辛又雩是也穀梁以秋雩八九月皆合禮則不合禮者獨在七月而仍書月者爲季辛又雩而書若上文不系月但云秋上辛大雩有日無月則不辭矣故雖書月仍不得爲正此穀梁禮例也月令疏云春秋則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非也加其說則定元年傳秋大雩非正者當屬何月乎故知凡書秋大雩穀梁皆以爲在七月卽皆以爲譏若昭二十五年書法又變文見義耳　旱雩必以八月始者禮記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謂此建子之月至建未之月然則七月雖旱人君尙未不舉故亦不行雩祭穀梁禮例與玉藻合若鄭君注月令謂凡周之秋三月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非穀梁義也

經夏大旱注傳例曰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證曰注所引僖十一年傳例乃雩祭例也據其文似此年夏會經雩而不得雨者然定元年傳云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則八月九月始可雩（說詳僖十一年）夏非雩時又據春秋攷異郵及月令注冬及春夏雖旱有禱無雩是夏不得行雩禮審矣然則此書大旱未必雩不得雨當是禱不得雨耳春秋書雩不書禱傳因即雩以見例雩禱禮雖小異其爲求雨則同故禱不得雨亦與雩不得雨同科傳不復晰言之矣

會葬之禮于鄙上

證曰通典載徐邈答徐乾書云母以子貴穀梁亦有其

粵雅堂校刊

義故曰賵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按徐邈
亦注穀梁此文復承穀梁之下則似謂穀梁以會葬成
風爲禮然穀梁之義妾母不得偁夫人則其死也羣臣
尙且無服王人豈合會葬此傳但泛舉會葬之禮非以
是爲禮也然且不明斥爲非者以其義已見禘于太廟
秦人歸禭二傳無侯復言之耳徐邈此說蓋參用左氏
後儒不得以此誤說穀梁范氏莊公元年注以天王之
尊會人妾祖母之葬誠失禮矣此則穀梁義也

冬無爲雩也

證曰月令注云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疏云雩之
與禱所以異者攷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

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爲禱祭不爲雩以爲雩月故不雩按僖二年三年皆書不雨故知爲禱祭

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

證曰尙書大傳云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者何也秋取嘗也秋取嘗何以也習鬬也者男子之事戰鬬不可不習故于搜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

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

證曰車攻詩傳云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閑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與此傳大同彼言夏苗此言秋蒐知四時皆無異制矣又周禮山虞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大司馬虞人萊所田之野卽此傳之艾蘭以爲防也大司馬以旌爲左右和之門卽此傳之置旃以爲轅門也據詩禮注疏防中南北立四表積二百五十步東西之廣步數未聞一偏當容三軍此據天子田獵言若侯國亦仍視其軍數以爲廣狹其門南

向前開二門則用四旂

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

證曰車攻詩傳云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說苑修文篇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抵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易比卦王用三驅失前禽鄭注云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惟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按以上三說皆與此傳同唯毛傳又有踐毛不獻鄭君亦言禽在前來者不逆射旁去又不射禽在前卽是面傷旁去卽是踐毛詩疏云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傷

學雅堂校刊

之翦毛不獻謂在旁而逆射之以踐爲翦古今字而此傳無踐毛不獻文偶略耳

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證曰書傳詩傳俱有其文據儀禮周禮注則此乃主皮之射也儀禮鄉射禮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注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尚書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于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所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

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也嚮之取也于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于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周禮鄉大夫之職云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注云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按據詩書二傳則此射有鄉大夫士在列而鄭注言庶民無射禮則有主皮者蓋鄉大夫士禮射張侯庶人不得與惟田獵分禽之射庶人則得與故庶人無禮射而獨有主皮之射非謂射于澤宮之時廛有庶人而無卿大夫士也天子取禽三十者車攻詩箋言每禽三十疏謂以君之獵不宜諸種止取

三十故以爲每禽焉則宗廟賓客君庖各十也

穀梁禮證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

右穀梁禮證二卷　國朝番禺侯康君謨撰按左傳發凡杜預謂皆周公禮典韓起見易象春秋亦謂周禮在魯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葉夢得譏其不深於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蓋禮與春秋本相表裏故自宋張大亨春秋五禮例宗魏了翁春秋左傳要義元吳澄春秋纂言明石光霽春秋鉤元　國朝萬斯大學春秋隨筆毛奇齡春秋毛氏傳惠士奇半農春秋說皆於典禮三致意焉而三代之文章禮樂猶可以考見其大凡然要皆詳於左氏而略於公穀夫典制莫備於左氏而義理莫精於穀梁惟公羊雜出衆師時多偏駁非是昔據穀梁以證三禮而排詆公羊者獨多惜其未完而竟卒此絕學也爰與孝廉弟子琴大令

輯得叢稿條爲二卷與春秋古經說並刊焉道光庚戌大暑日南海伍崇曜謹跋